

诗二首

■尚纯江

辛亥百年颂

故国飘摇风雨中，
内患外辱尽哀鸿。
黄花岗上洒热血，
江夏城头唱大风。
星火燎原倾帝制，
共创民国逸仙雄。
百年辛亥换天地，
一号天宫遨宇穹。
(注:武昌,旧称江夏。)

秋叶

走过春夏
经过风沥过雨
透过一柄血脉
把缕缕阳光浓缩在心底

岁月的印记
是一缕阳光
更是一份翠绿
成熟的季节
拥有深情的记忆
沉淀成黄色的旧照片
在归雁的鸣唱中
在秋风的摇曳里
秋风的思念
化作一道优美的弧线
融化在一泓秋水里
此时夕阳灿烂无比

啊
一杯黄土
正在呼唤
又一个春天的绿意

西江月
高中助学金

■林学富

家门校门进难，
往来只为愁钱。
生活学费难如愿，
假日零工补短。

国家助学拨款，
生活顿觉好转。
省出时间勤钻研，
学成为国奉献。

随笔

■史艳萌

独自一人静静地
静静地
走在花园中
任由鸟儿啼鸣
脚下油油的青石板
滑滑的
迈着脚步
向远方走去
闲适而惬意

独自一人静静地
静静地
走在沙滩上
任由阳光炙烤
脚下松软的沙土
吱吱响
踏着脚步
向远方走去
忧怨而惆怅

独自一人静静地
静静地
伏在书桌前
任思绪飞扬
庭院内的丁香花
已开放
她们是那般
清馨四溢
迷人而芬芳



滩涂上的红树

■蔡飞跃



当我真正触及红树内心的时候，记忆的闸门自动敞开，这种滩涂上的树，宛如渭边的菊花，一层一层地在我的面前粲然绽放开来。

孩提时，我寒暑假常住外婆家。那里大海辽阔涛涌鱼翔，天空高远云舞鸥飞。具象的渔网和飘摇的帆樯是我对渔村最初的认知。那时，我觉得天是那么蓝，海是那么宽，放牧童心的海滩是那么柔美。快乐有时很简单，海边捡贝捉蟹，也能给人成就感。最能张扬少年英雄气宇的，是玩伴们搭伙在滩涂的树丛里捉迷藏。这种树比较矮小，当地称为海柳藤。由于少不更事，没有把它搁在心橱上。

再次见到滩涂上的树是在几十年后，那一年，我的职业岗位从泉州老城转移到洛江区，生活环境初

换，渴望融入的激情，勾起我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热望。洛阳桥是国宝级文物单位，距我讨生活的地方只有几站路，心动化为行动，我放弃午休去那里找灵感。

洛阳江是泉州人心目中的第二母亲河，宋代名臣蔡襄的造桥之旅，成就它的威名。古桥恍若一根扁担，挑起南岸的桥南村和北岸的洛阳镇两条老街。老街的路面不宽，走上去很踏实，可以感受到跳动的历史脉搏。洛阳的昭惠庙、桥南的蔡襄祠……这些有价值的古厝和小街交织在一起，培育出非同寻常的文脉气质。

桥上桥下，海鸟载着梦盘旋，渔夫的歌声是天外乐音，极具磁性。水是流动的灵魂，江上的任何角落，晃动着粼粼波光。我赤着双

脚伸入江水，融入自然的情感由踵至心。壮观的石桥，葱茏的树木，凛然波光之上，让我萌生永居此地与桥为伴的渴想。

在江边，意外和滩涂上的树相遇，几对情侣以树为背景拍婚纱照，含情的眼神让人心脉加剧。江边遇一老者，一问才知它们叫红树林。我是为访古而去的，时间又不充裕，没有在红树林逗留太久，但我的心橱已有它的位置。

时光的碾子一天天向前滚动，一晃又是几年。出于职业的敏感，我惦记着身边事物的变化，比如江流、红树、城镇……严格地说，真正触及红树内心的是在前几天，那是个艳阳高照的日子，我和一帮文友专程到红树湾区亲近大自然。登临“汇龙·大江盛世”楼盘的观景阁流连，初冬的洛阳江，一泓碧波颤动着柔曼的音律，6000亩红树林长势平和，高度比陆地乔木小巧，气质却不相上下。文友娓娓道来，红树林是红树科、海洋木本植物，树干淡红色。它们的叶子不喜结伴旅行，不留意觉察不出树冠什么时候换叶，寒冬依旧浓密葳蕤。我豁然开朗，红树的形象一下子高大起来。

穿行在河口湿地的岸边，树是绿色的，草是绿色的，吸口气也是香的。手掌轻轻滑过红树的树冠，心头痒痒为之一颤，这苍翠的叶片，聚满日之光、月之华，折射出

一种变化着的意绪，风拂树摇，我依稀听到红树的心声。换个角度思考，世间万物都是有规律性的，植物长在山地旷野本来就不容易，而活在盐碱滩涂上更该刮目相看。茂盛的红树林，引来鸥鸟啼闹枝头。悉心谛听精灵们的小唱，天空已将澄澈映印在心上。倏忽间，我的思想益发明亮了。

正午的云彩不艳，阳光很艳，红树林披上的亮色，为蓬勃活力做着注释。于无字句处读书，一行行红树，仿似一行行诗句，站立在盐咸泥土上，站立在滔滔的涨潮里，宣泄着坚定顽强的情感——我有了这样联想。那一刻，我为之震撼了！灵魂深处闪出一片嫩绿，周遭也仿佛弥漫诗意。由此及彼想到，如果用诗意的眼光看待人生，并以诗化的语言抒发真诚，人就能与红树一样活得从容自在。

坐在蔡襄雕像下南望，临江崛起的现代居住区引我浮想：日子滋润，人居也有新追求。湿地是“城市之肾”，红树湾区的植物，优化了纯氧、生态、绿色的环境品质，它是造物主赐予的造化。而舒适环境奠定的悠闲生活，是心灵自由舒放的升华，是一种云淡风轻的生活最高境界。

和谐的天籁，低吟送别的诗章，我们离去的脚步低抬轻放，没有惊扰滩涂上的红树。

散文三则

■笑遥客

静静的守候

钟表走到了夜晚十一点半的时候，舅妈早就回卧房睡了，我不胜疲惫，手里掂的《红楼梦》在眼前晃晃悠悠，纸页上字眼变得模糊不清，好像是电脑在病毒的袭击下显示出的一组组乱码，竟没有一个字我可以认得。接二连三的哈欠张得嘴都疼了，于是我对正躺在沙发另一头的妈妈说：“我去睡了。”但她并没有反应，料想是故意迫使她也睡着了。看到她并没有盖被子，我于是走上前去，把她拍醒叫她回屋里睡，她睡眼迷离地说：“你去睡吧，我等会儿你爸爸。”然后又偏着头轻轻打起鼾来。爸爸在办公室，还没回家。我去卧室给她抱过来一卷毛巾被，搭在她背上，她身边还卧着我家养的小狗，也睡得酣酣的。

我躺到床上很快酣然入梦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一阵尿意把我憋醒，上厕所途中，我发现客厅的灯还亮着。好奇心驱使下，我走过穿廊，见妈妈坐在沙发上，估计已经醒了好一会儿了。她在看史铁生写的《我与地坛》，看得非常专注，并没有发现我的到来。她静静地倚在沙发上，像一尊圣洁庄严的圣母像。除了偶尔翻书页的动作、眼皮的轻眨，和呼吸时身体的起伏，没有任何动作。尽管是暑热难耐的夏夜，我却不禁想到诗人穆旦《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》中的文字了：“她想什么，她做什么，在这亲切的，为吱哑的轮子压死的路上……”我说：“妈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！”她看看我：“再等等你爸”。她回家取钱，马上回来。

这时候商店要关门了，服务员催促我们快些。我见母亲与服务员好生说了几句，猫着腰从已半关着的卷轴门下钻了出去。透过橱窗，我看母亲在幽幽的路灯下，显得

灭了，她手中的书估计放在桌子上了，小狗也回窝了。

静静的守候，在睡梦中，我感到了父母诚挚的感情。

那一刻，我哭了

已是晚秋。

原本就不甚温和的西风正在慢慢改着航道，向北风过渡。天气愈加寒冷，树上零落的黄叶在风中摇曳，仍在努力绽放秋的魅力。

我穿的衣服显得单薄，仍是早秋的装束。晚上和母亲一起散步，母亲说：“挺冷啊，也许明天要降温，不如去给你买件棉袄吧。”

我尾随母亲快步走进服装店，一眼看中对面墙上挂着的一件宝石蓝色的棉衣。母亲也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，叫服务员将那件衣服取下来让我试穿。母亲偶然瞥到这件棉衣后面压着另一款，似乎也挺合体。于是，两件衣服摆在我面前，母亲开始给我当参谋。我很想迅速买好衣服，而她总是左右摇摆，拿不定主意。

我情绪冲动，压根受不了母亲的啰嗦，下意识地朝她吼了一句：“行了，就要这件！你真啰嗦。”但很快我就后悔了，我不应该朝母亲发火。

母亲愣了一下，什么也没说，显然，她默认地服从了我。到了收银台，母亲发现带的钱不够，我只得略显失望地说：“算了，明天再来吧。”可母亲却吩咐我坐下等她，她回家取钱，马上回来。

这时候商店要关门了，服务员催促我们快些。我见母亲与服务员好生说了几句，猫着腰从已半关着的卷轴门下钻了出去。透过橱窗，我看母亲在幽幽的路灯下，显得

很单薄，她一路小跑，一会儿就穿过了马路不见了。

我蓦然想起朱自清的那篇散文《背影》，想到朱自清的父亲，他翻过月台给儿子买橘子的背影，怎么与方才我母亲的如此相似。

感情一时冲动，我感到眼泪上涌，片刻间就不可遏制地从眼眶里溢出来。我开始责怪自己，脑中又映出我咿呀学语，蹒跚学步的情景，映出在我一旁永远微笑着的母亲和她对我无私的情。

商店离家不算远，母亲很快就喘着气小跑回来，我也跟朱自清似的，急忙擦干眼泪，不希望被别人看到，更不希望被母亲看到。

母亲付了钱，我穿上这件新棉衣，感到它比以往任何一件衣服都温暖舒适，因为它让我目睹和体味到了母亲无私的爱、包容的爱，除了温暖我的肉体，更温暖着我的内心。

我与母亲又走在了散步的路上。抬头，我看那片梧桐叶，飘落在地上，被大地包容。它静静地附在地上，像个孩子，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，显得如此安详。

妈妈，我是那片叶子，你就是大地。

舅妈与瓜子

我舅妈笑的“燃点”很低，经常笑得合不拢嘴，她两排牙齿就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。我有时候发现她上下四颗门牙上均匀地分布着四处小凹槽，就像锉刀锉过一样。但是由于这瑕疵很小，不仔细看难以认出，我就以为这是我眼花了。

她非常爱嗑瓜子，我这里说“嗑”是因为她重在享受咬破瓜子

皮的过程，至于果仁味道如何，并不是最主要的。前几天我妈还从商店顺便给她捎来一包“恰恰香瓜子”，没过多久，就剩下装着瓜子壳的油纸袋了。

舅妈的房间里总少不了瓜子的存在。当我在客厅做作业，爸爸去他的办公室，妈妈在专心致志地批改学生的论文时，房间里四无人声时，就隐约有“喀嚓——噼，喀嚓——噼”的声音从舅妈房间里传出来，就像干木柴在火焰中的爆裂声，不绝于耳——那是她在嗑瓜子。同时进行的，或是她读书看报，或是眼睛直勾勾地看电视，要不就百无聊赖地发呆，总之，瓜子成了她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
我到她房间里去送饭——舅妈得卧床静养——她让我坐下来，顺手就从床头摸出来一包瓜子，请我吃。我就随便捡一个，虽然我没有嗑瓜子的癖好。黑黝黝的湿西瓜子，歪歪扭扭的，我不以为然地往牙齿间一放，不以为然地用力一咬，没想到湿瓜子居然油滑地在我牙齿间转个身，把我咬合的力量化解了许多，它毫毛未损，我的牙齿却被硌得生疼。

我转过头看舅妈，她娴熟地把瓜子往两个门牙间放准，再轻轻一嗑，清脆的声响证明瓜子已经被开膛破肚。她毫不费力地征服了我难以征服的东西。舅妈看我灰心的样子，笑着对我说：“我是嗑多了，你看，这是嗑出来的！”说着她就呲着嘴让我看她的门牙。我没看错，真的是有两道槽，怪不得她刚才嗑瓜子没有滑开，瓜子正好卡在专为它准备的槽里。而这两个槽，是由千千万万个瓜子“前辈”们努力的结果。真是水滴石穿啊！

我来舅妈房间里嗑瓜子，总结出两个道理：一是熟能生巧，就像我舅妈嗑瓜子，嗑多了自然就熟练；二是水滴石穿，就像一枚枚瓜子，坚持不懈向舅妈的门牙发起进攻，终于日积月累磨出了一个缺口。我想这两条也是成功的秘诀。